



石曰雅绿(外一首)

□张桃贰

我第一次来这片石滩上
就好像曾来过许许多多我们一群人佝着腰,低着头
为了要寻一种叫“雅绿”的石头普普通通的一块石头,来路却曲折无已
冻雪寒冰渗骨髓,难以磨灭的孔翠它不堪为玉,却独得雅名
不作庸庸存在的珠宝纵然辛苦,我也要找到它
——为抵达它,我的裙角早已沾满黛色

青衣江畔的月桂

我坐在落地窗前注目落下的暮色
小孩在身边欢笑,奔跑,穿梭然后,我被它吸引
先是被它身下的朱红色孩子爸说,好香啊!
——原来是一株丹桂在这样的江畔听着浪涛,它面对着我
在这样的傍晚,我对月桂出神或许,这座旅店曾住过很多有情人
也可能一些月光曾偷偷地来过,又走掉月宫上的故事总是在不断唤醒它的睡梦
纵然,它早已在此时此地,生根发芽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一曲秋月相思韵

□郭永菊

清辉曼妙的纱衣
皎洁了人间的烟火
牵手散步的云朵
邮戳印在
游子梦回的夜晚
寄往故乡时间分割了季节
岁月煮沸千年之约
故事还在续写下一个章节
母亲把爱
揉进每一个晨昏露珠润泽的光
把劳作的身影折射
一曲相思风雨
一曲红尘万里
依然是那么美丽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第一课

□李锡琴

孙子从幼儿园升入小学,正式成为一名学童。

一年级语文第一课《我是中国人》:我是中国人,我们都是中国人,中华民族是一家。

我是中学语文教师,自然担起家庭辅导重任。除了带着孙子熟背课文,还给他延伸到课外讲了近两个小时。

第一个关键词“我们”还算好讲,即全体中国人,共14多亿人口,虽然小家伙对“亿”没有概念,但知道是“多得数不清”的意思;第二个关键词“中华民族”成了难点。还好,课本配了56个民族穿民族服饰的全家福,我说,中国有56个民族,除汉族外,其他民族称为少数民族。每个民族就像一个小家庭,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。小家伙听得得意盎然,非要一个个地数,验证图上是否正好有56个人像,因不是整齐排列,他数来数去也数不清。我强行阻止多次无果,直至他认为真切地数准是56个人像,代表56个民族为止。

然后小家伙问:“为什么除汉族外,其他55个民族叫少数民族呢?”我说因为汉族人最多,将近13亿,其他民族人少,他们加起来才1亿多,还告诉他,我们都是汉族人。

小家伙指着图上的身着藏族服饰者问:“他们是什么民族?”

“他们是藏族,在1000多年前,藏族人就在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上修了一座城市,叫拉萨,还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叫布达拉宫,专门给汉族的文成公主居住。”

小家伙眨巴着眼睛,仿佛在听公主与王子的童话故事。

讲到这里,我的辅导课本该结束了,可小家伙信手翻开了第二课《我爱我们的祖国》:我爱五星红旗,我爱北京天安门,我爱长江,我爱黄河,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全课共34个字,我觉得要讲的东西很多。后来又想,不要把孙子当罐子,只顾自己一厢情愿地朝他脑子里灌。于是这样即兴备课:他幼儿园就有国旗的认知,“五星红旗”略讲;可“北京”是首都,略讲不了。

“首都是什么?”我如果说是“对一个国家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称呼”会把他讲得更迷糊,因他喜欢下棋,便使用了一个未必恰当,却很具象的解释:“它是一个国家第一重要的城市,就像棋盘上‘将’或‘帅’所在的棋盘格,全部棋子都在保卫

它。”

至于“长江”与“黄河”,要讲深讲透,就相当于讲我们的民族史了。可小家伙追问道:“为什么称它们叫母亲河?”

“因为有这两条河养育了中华民族,就像你妈妈养育了你,你妈妈就是你的母亲,长江黄河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。”

第二课的难点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,虽然他知道这是中国的全称,但在背课文时,老将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,说明他并没有搞懂。于是,又得回到第一课复习中华民族的含义。我找出开国典礼的影像进行辅助教学。

“以前中国的全称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?”

“不是!从1949年10月1日起,中国的全称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”

“奶奶,可你说过,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。”

“以前的中国是古中国,1949年10月1日前的中国叫旧中国,之后的中国叫新中国,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”

我还给小家伙讲“象形字”,讲“长城”,讲霍去病“封狼居胥”,讲“四大发明”,讲“神舟飞船”,讲“中国空间站”……

当我讲到“9·3”大阅兵时,他抢了我的话茬,说:“歼20S最厉害了,我爸爸说,它会隐身,它可以指挥一群战斗机作战……”

呵呵,小家伙说的已经超出我的备课教案了!

“还有‘东风-5C’导弹的杀伤力能覆盖全球……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,说:“我们国家的先进武器虽然可以覆盖全球,但不可以随便让它覆盖全球。”

“那研制它来做什么呢?”

“如果有侵犯我们的敌人,就拿它来保卫我们的祖国!”

“哦,我懂了。”

也不知他懂到什么程度,但总会越来越懂。于是,我提出了下课前的最后一问:“我们为什么要热爱我们的祖国?”

“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!”

好答案!

从中我听到我孙子小小心田里有嗖嗖之声,那是爱国之情在养成的声音,听上去无比美妙。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未曾入口的糯米团

□李树财

2023年,我寄宿于黄葛树掩映下的学田湾居民小区。

学田湾春森路的清晨,总被一支蜿蜒的队伍唤醒。人们聚在网红“范嬢嬢糯米团”的小摊前,心甘情愿等候半个钟头,换一个五块钱的糯米团。蒸汽袅袅,范嬢嬢舀米、捻团,她丈夫裹豆面、夹油条,配合如行云流水。糯米香混着油条的焦脆、豆面的甜醇,织成一张温暖的网。而住对街的我,始终是那个不愿入网的看客。

我欣赏这烟火人间的暖意,却难以说服自己加入等待。将时光耗费于对空腹之欲的满足,于我近乎奢侈,甚或是对意志的某种缴械。直到那个傍晚,摊前无人,斜阳懒照,我以为等来了“错峰”品尝的时机。

走近时带着邻里的随意,交谈轻松,甚至略带调侃。我掏出手机,准备扫码,完成这次迟到的好奇。

“只收现金。”

范嬢嬢四个字轻轻落下,却像一堵无形的墙。我愣在原地。在这个电子支付已然成风的时代,这要求显得固执,近乎一种不合时宜的坚持。我的倔强瞬间被点燃——这不只是支付方式之争,更像是对某种生活法则的捍卫。

她丈夫,面相敦厚,试着打圆场:“你先拿去吃,有了现金再给。”那是旧式邻里的温情,闪着朴素的信任。若在平日,我或许会感动。那一刻,却觉隔阂更深——仿佛我坚持的原则,需靠人情来通融。

我谢绝了,带着近乎悲壮的固执。一场因“现金”而起的微小对峙,就这样僵住,最终“拉爆”。我毅然转身离去,姿态想必倔强。

此后一年,糯米团的香气依旧每日萦绕,考验我的嗅觉,也撩拨我的记忆。我们三人,在偶尔的目光交汇中,无言地确认着那次未完成的交易。那是一种奇特的默契:谁都没有退让。

如今想来,这场对峙里没有真正的输家。范嬢嬢夫妇守着的,是一种他们习惯且依赖的踏实——那一张张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,是收入的确凿和实在。而我捍卫的,是新时代赋予的选择与效率,是对既定模式的“不妥协”。

我们终究活在不同的故事里。他们的故事,关乎手艺、街坊、日复一日的现金安稳。我的故事,关乎速度、变革、对一切规则保持审视的权利。两条故事线在那个午后短暂交错,碰撞出火花,又各自延伸。

那缭绕不散的香气,最终没有征服我的味蕾,却浸润了我的心。它让我懂得,世间许多“僵持”,深处未必是善恶对错,而往往是故事与故事的平行,是时代擦肩时的一声叹息。我们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做了赢家,也各自品鉴着那份唯有自己才懂的、淡淡的寂寥。

糯米团于我,终究是“无”。而这“无”之中,却饱含对原则的坚守、对诱惑的抵抗、对差异的理解——这复杂的滋味,早已超越味觉,在记忆里凝结成了永恒。
(作者单位: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)

稻穗开始弯腰时

□赖永亮

立秋过了,天还热得像蒸笼,但田里的稻子,悄悄不一样了。它们在夏天里喝饱了阳光,淋透了雨水,如今沉甸甸的,有了分量。起先,稻穗像愣头青,硬邦邦地朝天竖着。不知什么时候,颜色悄悄转黄,穗头也一点点沉下来,弯了腰,像刚学会行礼的小娃娃,对着脚下的泥土,低下了头。

打那以后,田埂上的人影就多了。常看见村里的老人,慢悠悠踱到田边,一站就是老半天。他们盯着那些稻穗看,目光细细的,一粒一粒地扫过去。伸出粗糙的手,轻轻拂过穗尖,手指头捻一捻,像是在掂量什么。那眼神,有秤砣般的分量,有摸着婴儿脸蛋的轻柔,更是在心里头盘算——这一季的风吹日晒雨淋,土地到底能给出多少收成。

处暑之后,田里的水浅了,稻穗的黄更深了,染上些金亮的光。稻秆弯得更低,像被什么压着。农人引水浇田,水流都放得格外轻柔,慢慢漫过田埂,像在给干渴的土地润嗓子。这时候站在田埂上的人,弯腰细看的样子,竟和那垂头的稻穗一个样——都是朝着泥土,向着养活人的根,深深地弯下了腰。

到了白露前后,稻子就熟透了。风里飘着说不清的谷香,那味儿勾着人的心。在谷香漫溢的田埂边,偶尔能看见几只麻雀蹦跳着,啄食掉落的谷粒,倒像是提前来赴这场丰收的小宴。农人们开始收拾谷仓,打扫晒谷场,把镰刀磨得雪亮。磨刀石

上“嚓嚓”的响,像给接下来的大日子敲响场锣。刀刃磨得飞快,直冲着地,磨刀的人腰也弯着,和那成熟的稻穗一样,在开镰之前,心照不宣地给土地行了个最深的礼。

老话说:“新筑场泥镜面平,家家打稻趁霜晴。”这光溜溜的晒谷场,这秋阳下的忙碌,是老辈人心里抹不掉的景象。稻谷铺满了场院,阳光泼下来,每一粒都吸饱了热气,显得鼓胀胀的,透着欢喜。农人赤脚踩在谷子上,脚底下的温热和砾人的感觉,就是土地最实在的交代,也是辛苦最真的回响。连枷起起落落,“嘭嘭”的声音响成一片,单调又厚实,震得整个村子都在响,像是大地的心跳,把沉甸甸的秋天,稳稳地夯实在晒场里。

稻穗弯下了腰,是给土地母亲最诚心的鞠躬。这低垂的姿态,沉甸甸的,无声地道着土地的恩情。农人们也弯下了腰,在稻浪里挥动镰刀,像是对土地长长的还礼——他们用腰身丈量着田地,用汗水浇灌着收获,用祖祖辈辈在泥土里弯腰起身的虔诚,向这永恒的粮仓,献上最深的敬意。

稻穗沉沉地垂向大地,农人深深地弯下腰去挥镰:天地间这最重的礼节,就用这最朴素的弯腰,在土地上默默完成。稻子弯了腰,才结得出饱满的谷粒;人弯下腰去劳作,才接得住大地的馈赠——人和庄稼都懂得低头弯腰,才真正摸到了那土地深处,藏得最深的丰饶。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